

第二六〇冊

明倫彙編

官常典

宗藩部

三
一
頁
(卷)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宗藩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二

衛三

官常典第三十七卷

宗藩部彙考二十九

周十二

衛三

景王二年冬十月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按春秋襄公三十年按左傳三十年夏五月甲午宋大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佺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

景王三年衛侯如楚

按春秋不書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冬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投廷勞於棠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送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



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景王四年春正月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魯叔孫豹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號

按春秋昭公元年按左傳元年春正月乙未會于號尋宋之盟也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

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景王五年春晉侯使韓起聘于衛按春秋不書按左傳昭公二年春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

景王九年夏宋華合比奔衛

按春秋昭公六年按左傳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性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景王十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于元立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按春秋昭公七年按左傳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

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二而已一日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秋

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底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鴟鵂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威田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

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閭亞圍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嬀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囑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

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今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姜怪

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景王十二年春衛趙姬會楚子于陳按春秋昭公九年趙姬不書按左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姬會楚子于陳

景王十四年秋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魯季孫意如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會于厥慙按春秋昭公十一年按左傳十一年春二月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襲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七人公棄疾帥師圍蔡夏楚師在蔡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

景王十五年夏衛侯如晉按春秋不書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夏齊侯衛侯曹伯如晉朝嗣君也按史記衛康叔世家靈公五年初晉昭公景王十六年秋劉子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按春秋昭公十三年按左傳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侯會吳子於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耐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

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漬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運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與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儀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運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王申復旆之諸侯畏之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於除癸酉退朝

景王二十一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按春秋昭公十八年按左傳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

廷氏之庫以望之曰朱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景王二十三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繁

按春秋昭公二十年 按左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
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
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
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
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
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
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
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
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
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
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新以當門使一
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
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馳乘於公公載寶
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
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
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
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請
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
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
無所辱君命寅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
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昭臨敝邑鎮撫
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
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振主

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
辱從者敢辭實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
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
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
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
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
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胥子高飭出奔晉閏
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
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於齊且言
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
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
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
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
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按穀梁傳秋盜殺衛
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
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
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跣衛謂
之輒輒反女

景王二十四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
里以叛衛公子朝救宋

按春秋昭公二十一年救宋不書 按左傳二十一
年夏五月華氏以南里叛冬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
丙戌與華氏戰于楮丘

敬王三年夏晉趙鞅宋樂大心魯叔詣衛北宮喜鄭
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黃父

按春秋昭公二十五年 按左傳王子朝之亂二十
四年夏六月晉范獻子與韓宣子圖之徵會於諸侯
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
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敬王五年秋晉士鞅宋樂祁鯀衛北宮喜曹人邾人
滕人會于扈

按春秋昭公二十七年 按左傳二十七年秋會于
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
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
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
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
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懼禍之盜而自同於季氏天
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
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
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
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
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
國而以難復

敬王十年冬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魯仲孫何忌
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

按春秋昭公三十二年 按左傳三十二年冬十一
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
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魏彪侯曰魏子必有大有
千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淪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

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切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

敬王十四年春三月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夏五月盟于皐鼬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按春秋定公四年 按左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武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遽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諫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祇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莒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莒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尙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旄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卿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尙年也管蔡啓商基開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尙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尙年也今將尙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莒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名陵鄭子太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敬王十六年春二月魯侵鄭不假道于衛 按春秋定公六年不假道不書 按左傳六年春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羣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叔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敬王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按春秋定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瑱 敬王十八年秋七月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九月魯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洹

按春秋定公八年 按左傳八年夏晉師將盟衛侯于剌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授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

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賈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

敬王十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按春秋定公九年 按左傳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敵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黎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飲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禘媚杏於衛齊侯賞黎彌黎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賜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黎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速會于安甫

按春秋定公十年 按左傳十年夏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皆燔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千人門於衛西門殺入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千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十三年春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

敬王二十二年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 按左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敬王二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衛公孟彊帥師伐曹孔子至衛

按春秋定公十三年 按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鄆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鄆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鄆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

而告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惡之曰戌將爲亂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

敬王二十四年春衛公叔戌奔魯衛趙陽奔宋夏衛北宮結奔魯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秋衛世子蒯聵奔宋衛公子孟彊奔鄭

按春秋定公十四年 按左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孫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孫戌之故也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殺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於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於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殺太子羞之謂戲陽

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紆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

信義也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靈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邀謀朝使殺夫人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葬宋已而之晉趙氏

敬王二十五年夏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按春秋定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夏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罕謀救宋也

敬王二十六年秋齊侯衛侯伐晉淇絕于舊衛

按春秋哀公元年淇絕不書 按左傳元年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秋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按竹書紀年敬王二十六年淇絕于舊衛

敬王二十七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孫輒立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

按春秋哀公二年 按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鄆不足

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二年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鄆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鄆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鄆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統

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

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十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待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賞圖之若其有罪絞殺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綬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虞之吏詰之御對曰姑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纛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傳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彪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史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纛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

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

敬王二十八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按春秋哀公三年 按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敬王二十九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

按春秋不書 按左傳哀公三年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四年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鞅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樂鄆逆時陰人孟壹口會鮮虞納荀寅於柏人

敬王三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伐衛

按春秋哀公五年 按左傳五年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敬王三十二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春秋哀公七年 按左傳七年春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衛

敬王三十六年冬衛世子叔齊出奔宋

按春秋哀公十一年 按左傳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輦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

鉏宋公求珠璣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郎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慙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堂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敬王三十七年秋魯侯衛侯宋皇瑗會于郎

按春秋哀公十二年 按左傳十二年夏吳徵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瘼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郎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敬王三十八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按春秋哀公十三年

敬王三十九年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按魯史哀公十四年

敬王四十年秋八月晉趙鞅帥師伐衛衛公子孟彊出奔齊

按魯史哀公十五年 按左傳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慙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逼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輿殺從之迫孔慙於厠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樂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慙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轅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慙立莊公莊公害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購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諸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敬王四十一年春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

衛衛侯輒奔魯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按魯史哀公十六年

按左傳十六年春瞽瞍成諸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通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賓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辟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朕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六月衛侯飲孔慙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而西圖子伯季初爲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祔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祔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祔於囊中孔慙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伋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太子太子使五人與殺從己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

出公十二年樂寧奉出公輒奔魯孔慙立太子蒯聵是爲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

敬王四十二年春衛侯殺其嬖人渾良夫夏六月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冬十月晉復伐

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冬十月晉復伐

衛衛人出莊公與晉平晉立襄公孫般師而還十二月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

按左傳哀公十七年春衛侯爲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

志父爲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太子又使極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瑾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瑾曰無辟晉師豈

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諫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

辜公親策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

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

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藟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

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於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髡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

殺女璧其焉住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

師以歸舍諸路

敬王四十四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

按左傳哀公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太叔遺元王六年夏五月衛侯輒出奔宋

按左傳哀公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爲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轍而

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

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

太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

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於公宮而自太子疾之宮謀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先君乎君何所不

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野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泲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

鉏以鉤越越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

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

請師焉揮在朝使吏遺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設計

元王七年夏五月魯叔孫舒帥師合越人宋人伐衛納衛侯輒不克納衛人立公子黔衛人使司徒期聘于越是年齊人鄭人伐衛

按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卑如后庸宋樂夜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愾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衛師侵外州大獲

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於卑如日子將大滅衛平抑納君而已乎卑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

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

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太子者遂卒

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且曰吾其入乎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

衛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兢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立二十二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爲悼公

注 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於越

按竹書紀年元王七年齊人鄭人伐衛

貞定王 年楚犀首伐黃過衛

按戰國策犀首伐黃過衛使人謂悼公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會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衛君懼束紂三百緇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內臨其倫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蒙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貞定王十二年晉荀瑤襲衛

按戰國策智伯欲伐衛遣衛君野馬四百壁一衛君大說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一國大懼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壁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智伯欲襲衛乃伴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而亡必有故使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二年晉荀瑤襲衛還三卿宴於籃臺

貞定王年十八衛侯黔卒子弗立

按世家悼公止五年注云紀年作四

年今依通鑑紀於是年是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悼公五年卒子敬公弗立

注 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卒於越系本名度世本云

敬公費也

按通鑑前編貞定王十有八年衛悼公卒子弗嗣是為敬公

考王九年衛侯弗卒子糾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

時三晉疆衛如小侯屬之

注 正義曰屬趙也

按通鑑前編考王九年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

考王十五年衛公子亶弑其君糾而自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昭公六年公子亶弑之代立是為懷公

按通鑑前編考王十有五年衛公子亶弑其君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昭公在位六年遇弑

威烈王十一年衛公子類弑其君亶而自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懷公十一年公子類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也

按通鑑前編威烈王十有一年衛公孫類弑其君懷公而自立是為慎公類敬公之孫也

安王十三年齊田和會魏侯楚人衛人於濁澤求為諸侯

按通鑑綱目云云

安王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

按通鑑綱目云云

烈王三年衛侯類卒子訓立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三十七卷宗藩部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懷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

烈王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

按通鑑綱目云云

顯王七年衛侯訓卒子不逝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遯立

注 索隱曰系本作不逝按上穆公已名遯不可成侯更名則系本是也

顯王八年衛公孫執自魏亡入秦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成侯十一年公孫執入秦

注 索隱曰秦本紀云孝公元年執入秦又按年表

成侯與秦孝公同年然則十一年當為元年字誤

爾

按戰國策衛執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

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

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駟其傳其年之後道不拾

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

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

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並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

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

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

大王更為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

圖之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按通鑑綱目顯王八年衛公孫執入秦

日 秦孝公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

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

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

躁簡公出于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

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之乃西入秦秦鞅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衛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名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

顯王十二年魯朱衛鄭朝魏

按竹書紀年顯王十二年魯恭侯宋桓侯衛成侯鄭釐侯來朝

按是書前後所紀凡稱我某處者皆釐侯來朝屬魏地故是年四國來朝為朝魏

顯王十四年邯鄲伐衛取漆富兵城之

按竹書紀年云云

顯王十五年宋衛圍魏襄陵

按竹書紀年顯王十五年宋景公孫倉會師圍我襄陵

按通鑑綱目十七年諸侯圍魏襄陵我襄陵竹書紀年十五年其稱我蓋謂魏也

顯王十九年王如衛命公子南為侯

按竹書紀年云云

顯王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成侯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按通鑑綱目顯王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服屬三晉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

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

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

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

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

讚己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

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

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

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

似君之君臣乎

顯王三十六年衛侯不逝卒子平侯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成侯二十九年卒子平侯立

顯王四十四年衛平侯卒子嗣君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

索隱曰樂資據紀年以嗣君即孝襄侯

慎觀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

按通鑑綱目慎觀王元年衛更貶號曰君

報王三十二年衛嗣君卒子懷君立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嗣君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

按戰國策秦攻衛之蒲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衛所

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取者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

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

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其言曰吾

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効金三百鎰焉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

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樗下先生許之以百金樗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

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修之日久矣願王專事秦無有他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而反曰臣

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己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己者安能急於事人

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時胥靡逃之魏衛賸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賸一

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

用之 衛嗣君病富術謂殷順且曰子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所用者縹錯罕薄也羣臣盡以爲君輕國而好高麗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縹錯主斷於國而罕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不血食矣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子期縹錯罕薄之族皆逐之也

按通鑑綱目報王三十二年衛侯卒

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櫛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爲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既而名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遺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賁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東周君四年魏人殺衛懷君而立其弟元君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爲元君元君爲魏壻故魏立之

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

按通鑑綱目己酉年魏人殺衛君而立其弟

更申年楚趙魏韓衛伐秦敗績衛徙野王是年爲秦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趙悼襄王四年魏景王二年韓桓惠王三十二年衛元君十四年

按史記秦始皇本紀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按衛康叔世家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

元君十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爲東郡

注 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按秦置東郡依注在元君十一年爲正

按通鑑綱目秦王政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秦至函谷皆敗走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徙居野王

壬申年衛元君卒于君角立是年爲秦王政十八年衛元君二十五年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元君二十五年卒于君角立

年表云元君二十三年卒

秦二世皇帝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

按史記衛康叔世家君角九年秦并天下立爲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爲庶人衛絕祀

按通鑑綱目秦二世皇帝元年廢衛君角爲庶人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官常典

第三十八卷目錄

宗藩部彙考三十

周十三

管

蔡

官常典第三十八卷

宗藩部彙考三十

周十三

管

周武王十三年克商有天下封叔鮮于管使監紂子

武庚于殷按泰誓武王克商在十三年則封管監紂當在是年

按汲冢周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

東隅之侯咸受賜于王王乃旅之以上東隅用大匡

順九則八宅六位寬儉恭敬夙夜有嚴昭質非樸樸

有不明明執於私私回不中中忠於欲思慧醜詐昭

信非展展盡不伊伊言於允思復醜譖昭讓非背背

黨雍德德讓於敬思賢醜爭昭位非忿忿非直直

立於衆思直醜比昭政非閑閑非遠節節政於進思

止醜殘昭靜非窮窮居非意意動於行思靜醜躁昭

潔非爲爲窮非涓涓潔於行思義醜貪昭因非疾疾

非不貞貞固於事思任醜誕昭明九則九醜自齊齊

則曰知悖則死勇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明堂所

以明道明道惟法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實嗚呼在昔

文考戰戰惟時祗祗汝其夙夜濟濟無競惟人惟允
惟讓不遠羣止不邁讓邪汝不時行汝害于士士惟
都人孝悌子孫不官則不長官戒有敬官朝道舍

賓祭器曰八宅綴比新故外內貴賤曰六位大官備

武小官成長大匡缺攝外用和大中匡用均勞故禮

新小匡用惠施舍靜衆禁請無怨順生分殺不忘不

憚俾若九則生欲在國國威敬順維敬敬惟讓讓惟

禮辟不及寬有永假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

宗循王禁九應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

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九惡一不類二不服三不

則四務有不功五外有內通六幼不觀國七問不

通徑八家不開列九大禁不令路徑九行一仁二行

三讓四言五固六始七義八意九勇九醜思勇醜忘

思意醜變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奸思讓醜殘

思行醜頑思仁醜豐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

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祇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

財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狃四法令

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害行八

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助無漁九勝一字

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路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迫名書

新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寘四亂

有立信五教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邑守維人八饑

有兆積九勞休無期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

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廂守以名

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九典一祗道

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威以勞

之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羣醜以移之八
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嗚呼充虛爲害無由不
通無虛不敗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十一年伐紂封商紂子祿父治

殷之餘民武王爲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

叔度相祿父治殷按管蔡世家管叔鮮蔡叔度者

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

姬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

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

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

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維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

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

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

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

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

按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封紂子武庚爲殷侯使管

叔蔡叔霍叔監殷

成王三年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

按書經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

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按蔡仲之命惟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

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按書

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

誥

按詩經幽風鴟鴞篇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思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隔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持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嘒嘒

武王克商使弟管叔鮮蔡叔度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故周公東征三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按東山篇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蜩蟬者蠲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二年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綯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成王既得鴟鵂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按破斧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咷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朱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己之勤故言此以答

其意

按汲冢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錫建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成王少周公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國於宋按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按路史周公使管叔監鄆與蔡基鄆間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旄父管故不嗣

蔡

按通鑑前編成王三年討武庚誅之致辟管叔於商

周武王十三年克商有天下封叔度于蔡與管叔同監武庚于殷按秦晉武王克商在十三年則封蔡監殷當在是年按汲冢周書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禁九愚昭九行濟九醜尊九德止九過務九勝傾九戒固九守順九典九愚一不類二不服三不則四務

有不功五外有內通六幼不親國七間不通徑八家不開列九大禁不令路徑九行一仁二行三讓四言五固六始七義八意九勇九醜思勇醜忘思意醜變思治醜亂思固醜轉思信醜好思讓醜殘思行醜頑思仁醜豐九德一忠二慈三祿四賞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資七祗民之死八無奪農九足民之財九過一視民傲二聽民暴三遠慎而近類四法令亂五仁善是誅六不察而好殺七不念害行八思前後九偷其身不路而助無漁九勝一四二四

三同惡潛謀四同好和困五師征惡六迎旋便路七明賂施舍八幼子移成九迪名書新九戒一內有柔成二示有危傾三旅有罷實四亂有立信五敎用康經六合詳毀成七色守維人八饒有兆積九勞休無期九守一仁守以均二智守以等三固守以典四信守維假五城溝守立六廉守以名七戒守以信八競守以備九國守以謀九典一祗道以明之二稱賢以賞之三典師以教之四四戚以勞之五位長以遵之六羣長以老之七羣醜以移之八什長以行之九戒卒以將之嗚呼充虛為害無由不通無虛不敗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十一年伐紂封商紂子祿父治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按管蔡世家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八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

少同母兄弟十人維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

按通鑑前編武王十三年封弟叔度於蔡

成王三年囚蔡叔于郭鄰

按汲冢周書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成歲十二月崩鎬建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於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旻父宇於東周公敬念於後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

按史記周本紀武王崩太子誦代立是爲成王成王少周公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國於宋按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按路史周公使管叔監鄩與蔡基鄩問王室周公蔡蔡而辟管爰代以中旻父管故不嗣

按通鑑前編成王三年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討武庚誅之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於庶人

成王八年命蔡叔度子仲復封之蔡

按書經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按史記管蔡世家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錕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大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

措父立

按路史蔡叔既蔡於郭凌子胡改行帥德周公使爲魯卿魯治乃復之王邦之蔡澤是爲蔡仲

按通鑑前編成王八年命蔡仲復封之蔡

桓王元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宋公陳侯魯人蔡人衛人伐鄭

按春秋隱公四年按左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桓王五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子封人立秋八月葬蔡宣公

按春秋隱公八年

按史記管蔡世家宣侯措父三十五年卒子桓侯封人立

桓王七年秋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按春秋隱公十年按左傳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蔡人衛人鄭人不王王命十年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魯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

桓王十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于鄧按春秋桓公二年按左傳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

會于鄧始懼楚也

桓王十三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按春秋桓公五年 按左傳五年夏王奪鄭伯政鄭

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懼之王為中軍虢公

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

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

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鬪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

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卒於王卒可以集事

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

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承彌縫戰於緡葛

命二拒曰膽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

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

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

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

桓王十四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按春秋桓公六年 按左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

殺五父而立之見莊二十二年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晉人

問陳之罪對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

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于折

按春秋桓公十一年

桓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

人伐鄭

按春秋桓公十四年 按左傳十二年公欲平宋鄭

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

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

帥師而伐宋戰焉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

之戰也

桓王二十三年夏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按春秋桓公十五年 按左傳十五年夏厲公出奔

蔡

莊王元年春正月宋公魯侯蔡侯衛侯會于曹夏四

月宋公魯侯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按春秋桓公十六年 按左傳十六年春正月會于

曹謀伐鄭也夏伐鄭

莊王二年夏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弟獻舞立秋八

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已葬蔡桓侯

按春秋桓公十七年 按左傳十七年夏蔡桓侯卒

蔡人名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按史記管蔡世家桓侯二十年卒弟哀侯獻舞立

莊王八年冬魯侯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按春秋莊公五年 按左傳桓公十六年冬十一月

衛惠公奔齊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莊王十三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按春秋莊公十年 按左傳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

娶焉息鳩將歸過蔡蔡侯曰吾甥也止而見之弗賓

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

之楚子從之十年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

僖王二年秋七月荆入蔡

按春秋莊公十四年 按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緇息

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

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

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

蔡秋七月楚入蔡

惠王二年蔡侯獻舞卒于楚國人立其子盼

按春秋不書

按史記管蔡世家哀侯十一年楚文王虜蔡哀侯以

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

盼是為繆侯

惠王二十一年春正月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

按春秋僖公四年 按左傳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

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

蔡人嫁之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

楚

襄王六年冬蔡侯盼卒子甲午立

按春秋僖公十四年

按史記管蔡世家繆侯二十九年卒子莊侯甲午立

襄王十一年冬魯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按春秋僖公十九年 按左傳十九年陳穆公請修

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

也

襄王十三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十二月魯侯會諸侯盟于薄